

曾國藩

十三经

中国华侨出版社



心经

曾国藩十三经

心经

曾国藩
郭兆祥
刘立志
编著
原典

中国华侨出版社

普國著十三經 心經

引

言





心

经

引

言

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根基在于其对自身的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纵观曾国藩一生历程，也正是由修身开始。他拜大儒唐鉴为师，宗奉程朱理学，以当时最擅长修身的倭仁为楷模，严格自律，持之不辍。因此时人把他事业的成功归结为修身得法，而后人则誉之为最后一位儒学大师。

修身的核心是加强身心修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个核心就是“心”，它包括了人的所有思想、精神活动，并将之视为一切行动的源头。只有自己的观念正确，才能保证行为的得当。佛

家认为，业由心生，惑从心起，释迦说“一切壮无过心”，任何力量都无法与心相比，因此修行必须从正心开始，以《心经》为基本佛典。儒家对心这个概念也极为重视，孟子说“尽其心，知其性”，把心当作自我修养的主要范畴。程朱理学认为，心即是性，性即是理。陆王学派则进一步以心为中心，提出“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因此被称为心学。他们的相同之处，把治心作为修身达道的核心内容。

曾国藩宗奉程朱，而不弃陆王，对佛家也有很深的领悟，在修身上，更是以治心为不二法门。本书以《心经》为名，分为治心、养心、正心、诚心、虚心、静心、宽心、恒心、暇心等篇，囊括了曾国藩自我修养的各个方面，给予系统的阐释，以助于读者对曾国藩的全面了解。



心

经

目
录

目 录

引言 (1)

一、治心篇 (1)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
不可得而已；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则一秉乎礼。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
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
柔恶曰慢。

治心是做人的关键 (17)
立志为本，志存高远 (19)
积极修身，以达天德 (25)
二、养心篇 (29)

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
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

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

凡病在根本者，贵于内外交养。养内之道，第一将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

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 (55)

敬、恕二字为养心之要 (62)

三、正心篇 (65)

当今之世，富贵固无可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辅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

君子应当慎独 (96)

为人行事，须从一“淡”字上着意 (99)

刚柔并济，守强重明 (101)

要保有一种浩然正气 (104)

四、虚心篇 (107)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

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勿存成见，而须有定见，贵审轻重缓急之宜。

骄傲为万恶之魁 (138)

将谦虚时时放在心上 (142)

五、诚心篇 (147)

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

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180)

推心置腹，以诚感人 (186)

做老实人，吃亏是福 (190)

六、静心篇 (193)

果能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

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也。

欲求一家之安静，先求一身之安静。

静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场，二曰不入势利之场。

静是万物本源 (212)

心静之难，是天下第一大难 (213)

心静胜神医 (217)

七、宽心篇 (221)

须放大胸怀，游心物外，乃能绝去一切
缴绕郁悒、烦闷不宁之习。

古人胸次潇洒旷远，毫无渣滓，何其大
也！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
真正受用。余近年专在此处下功夫。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 (243)

冷静看待成败荣辱 (250)



胸怀宽广，才可站得高看得远 (252)

八、恒心篇 (255)

惟吾乡读书间断时多，有恒者少，幸得名师海导，祈于“有恒”二字加意。

言物行恒，诚身之道也，万化基于此矣。

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少。

恒心为为学行事之根本 (283)

小事也要有恒 (288)

持之以恒方可成就大事 (290)

九、暇心篇 (299)

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

试观古以来能胜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

暇则静，静则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机常活。

忙里偷闲，亦是人生之乐 (315)



文武之道，有张即应有弛 (320)

曾国藩十三经

一治心篇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已；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曰慢。



原 典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以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



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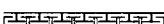


原典大意是：古代的君子尽心竭力、修身养性的事迹，现在我们是不可能亲眼目睹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修养自身、治理小家、管理国家、平定天下，所秉承的不外乎一个“礼”字。对内而言，如果没有了礼义就没有了道德规范；对外而言，没有了礼义也就没有了内政外交。所以六卿的官制、规章制度设置齐备后，仍以《周礼》作为书名。春秋时期，那些通晓礼义、擅长辞令的士大夫们，经常可以使他人信服，从而使他所在的国家强盛。战国以后，礼的表现形式成为仪式，华美繁琐，所以遭到叔齐的讥讽。荀卿、张载以礼为指导，小心谨慎地做事，可以说是不忘本，崇尚古风却不流于世俗。



貳

原 典



天下万事皆有前定，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
纷纷思虑，亦何补耶？以后每日当从“乐天知命”
四字上用功，治事则日有恒课，治心则纯任天
命。两者兼顾，终吾之身而已。

注 疏



原典大意是：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前世所既定的，丝毫不以人力的强弱而改变，不管如何想方